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

战争与和平

Zhan Zheng Yu He Ping

SHI JIE WEN TAN JU JIANG MING PIAN MING ZUO DA X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

(四)



第四卷

第一部

1

在彼得堡的上层社会各界，鲁缅采夫派、亲法派、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派、皇太子派与其他各派，正在开展空前激烈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同平常一样，宫廷帮闲们的鼓噪淹没了各派人士的纷争。但是安定的、奢侈的、只操心现实中的一些幻影的彼得堡生活，还是老样子，透过这种生活方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意识到俄国老百姓处境的危险和困难。皇帝出朝、跳舞晚会、法国戏院仍旧像从前一样，人们对宫廷的关注、谋求职位和勾心斗角的现象还是和从前一样。惟有上层社会人士才竭力地使百姓记起目前的困难形势。老百姓窃窃私议，时局是这样困难，而两位皇后各行其是，相互作梗。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只关心她掌管的慈善教育机关的安全，做出将这些机关全部疏散到喀桑的部署。这些机关的物体都已包扎停当。而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皇后在人们向她请示命令的时候，她用她所固有的俄罗斯爱国精神回答说，她不能给国家机关发布命令，因为这是陛下的国务，至于由她个人决定的私惠，她表示她将是这最后撤离彼得堡的人。

八月二十六日，即是波罗底诺战役的当天，安娜·帕夫洛夫娜家举办了一次晚会，其中的重头戏要算是朗读主教向陛下敬献圣谢尔吉依神像所附的信，该信被视为爱国的教会辞令的范本。素以



朗诵艺术享有盛誉的瓦西里公爵将要朗读这封信（他常给皇后朗诵）。据说，他的朗诵的要诀在于响亮而且动听，用那绝望的哀鸣和温柔的絮语交替地咬字吐音，完全不顾字句的含义，朗诵者时而在一个字句上发出哀鸣，时而在另一个字句上发出怨声。这次朗读，如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家所有的晚会一样，具有政治意义。今天的晚会，将有几位显贵出席，他们竟想去法国剧院看戏，应该使他们感到羞愧，并且要鼓舞他们的爱国精神。相当多的人已经到了，但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客厅里看到应到的人还没有到齐，因此，暂不进行朗诵，让大家随便聊聊。

彼得堡每日新闻中当天的新闻是别祖霍娃伯爵夫人的病。伯爵夫人几天前意外的生病了，错过了几次因有她出席而生色的聚会，同时听说着，她不接待任何人，并且没有请经常给她诊病的彼得堡的几位知名医生，而是信任某个意大利医生用一种新的不寻常的方法给她诊治。

大家都十分清楚，迷人的伯爵夫人的病，起因于不便同时嫁给两个丈夫，而意大利人的治疗方法就在于消除这种不便；但当着安娜·帕夫洛夫娜的面，不仅谁都不敢这样想，而且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

“听说，可怜的伯爵夫人病情严重。大夫说，这是心绞痛。心绞痛？呵，好可怕的病！听说两个冤家对头和解了，因为心绞痛……”大家饶有兴味地重复着心绞痛这个字。

“听说老伯爵很悲痛。当大夫说病情危险时，他像孩子似的哭了。呵，这将是一大损失。这么迷人的女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说，“你们在谈可怜的伯爵夫人吗？我已派人去问候过了。他们说她好点了。呵，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女人。”她对自己的兴奋莞尔一笑地说。“我们属于不同的阵营，但这不妨碍我对她表示应有的尊敬。她是多么不幸。”安娜·帕夫洛夫娜又补了一句。

一个冒失的年轻人，以为安娜·帕夫洛夫娜说这番话，意在揭



开罩住伯爵夫人病情的神秘内幕，便不经意地对不请著名的医生，而由一位可能用危险药物医治伯爵夫人的江湖郎中表示惊讶。

“您的消息可能比我的准确。”安娜·帕夫洛夫娜突然恶狠狠地攻击那个不懂事的年轻人。“但我从可靠来源得知，这位医生博学多才。他是西班牙王后的御医呢。”安娜·帕夫洛夫娜就这样击败了年轻人，转身朝比利宾走去。这人正在另一个圈子里谈论奥地利人，他皱起面部的皮肤，显然随时准备把它松开，说出一句俏皮话”。

“我发觉这太妙了！”他在谈一份外交文件，该文件连同被维特根施泰因，彼得堡的英雄。（彼得堡的人们这样称呼他），缴获的奥国旗帜一道送往维也纳。

“怎么，怎么回事？”安娜·帕夫洛夫娜问他好使大家静听她已知道的 mot。

于是，比利宾复述了一遍由他起草的那份外交文件的原文：

“皇帝奉还奥国旗帜，这些友好的误入歧途的旗帜，”比利宾说，“他是在正路之外发现的。”比利宾放松面部的皮肤，把话说完。

“妙极了，妙极了。”瓦西里公爵说。

“这是华沙大道，有可能。”伊波利特公爵大声地让人感到意外地说。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他，不明白他这句话的用意。伊波利特公爵也带着开心的惊讶把目光投向四周。他也像其他人一样闹不清楚他说这句话的涵义。在他任职外交界时期，他不止一次注意到，以这种方式突然说出的话显得很机智，他一有机会便把首先涌上舌尖的话说出来。“可能，效果会很好，”他想，“要是没有效果呢，他们会弄不好的。”果然，就在尴尬的沉默气氛弥漫开来的时候，安娜·帕夫洛夫娜等待他来演讲的那个不够爱国的人物进来了，于是，她微笑着伸出指头威胁了伊波利特一下，然后邀请瓦西里公爵走到桌子旁边就座，递给他两支蜡烛和一份手稿，请他开始念。全场肃静。

“最仁慈的皇帝陛下！”瓦西里公爵严肃地开了头，环顾一下听众，好像询问有没有人要对此表示反对，但无人说话。



“最早成为国都的莫斯科城，新耶路撒冷，迎接自己的基督，”他突然把重音读在自己的字眼上，“像母亲张开的双臂接纳热忱的儿子，并透过迷雾，预见你邦国的光辉荣耀，他欢唱：‘和撒纳’，后代幸福啊！”瓦西里公爵用哭腔朗诵这段的最后这句话。

比利宾仔细观察自己的指甲，好多人都露出一付担惊受怕的样子，似乎在询问他们有何过错。安娜·帕夫洛夫娜像老太婆念祷词似的预见轻轻地重复：“让那胆大蛮横的歌利亚……”她低声地说完了这些话。

瓦西里公爵继续读下去：

“让那胆大蛮横的歌利亚从法国把死神的恐怖洒向全俄罗斯吧，忠顺的信仰，俄国大卫的弹弓，即将突然击穿那嗜血狂妄者的脑袋。谨将这尊圣谢尔吉依——古代我国福祉的捍卫者的圣像，献给吾皇陛下。我痛心疾首，衰弱的体力使我不能面觐至为仁爱的圣颜。我向上天热忱祷告，求全能的主降福于正义的民族，仁慈地实现陛下的愿望。”

“多么有力！多好的文体！”朗读者和撰写者都受到了赞扬。

聆听完毕而受到鼓舞的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人们，又谈了很久祖国的情势，并且对最近几天内战斗将要出现的结果作了各种推测。

“你们会看到，”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明天，在陛下的诞辰，我们会得到消息的。我有吉祥的预感。”

2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预感的确证实了。次日，在宫中为皇帝祝寿而举行祈祷仪式的过程中，沃尔孔斯基公爵被叫出教堂，收到库图佐夫公爵的一封信。这是库图佐夫在战斗的当天以塔塔里诺沃



送来的快报。库图佐夫写道,俄军一步也未后退,法军损失大大超过我方,这是他在战地仓促呈报的,还未来得及汇总最后的情报。看来,这是一场胜利之战。于是,即时即地,就在教堂,为了造物主的帮助,也为了这次胜利,对造物主表示了感谢。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预感证实了,因而,城里边整个上午都流露着欢乐的节日的情绪。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胜利,一些人已在议论俘获拿破仑本人,谈话废黜他和为法军择立新主之事。

远离战场,而且又在宫廷生活的环境中,是很难做到使事件的全部真相和影响力都反映出来的。一般事件围绕某一个别情事不知不觉地相继发生,现在正是这样,大快朝臣之心的事,既在于我们赢得胜利,亦在于胜利的消息正与皇上寿辰巧合。这是绝妙的一桩意外喜事。库图佐夫的报告也谈了俄军的损失,其中列举出图奇科夫、巴格拉季翁、库泰索夫等人。这种悲惨的事件围绕着库泰索夫阵亡一事,在彼得堡这个地区也不自觉地发生了。大家都认识他,陛下宠爱他,他又年轻又有趣。这一天,大家见面时都说:

“多么叫人吃惊。正碰上祈祷。库泰索夫的损失太大了!

唉,多么遗憾!”

“我对你们说过库图佐夫吗?”瓦西里公爵现在以预言家的骄傲神情说。“我从来都说,只有他才能战胜拿破仑。”

但是,第二天没得到军队的消息,大家的语声都显得不安起来。朝臣们苦恼的是皇上得不到消息;因而感到难受。

“皇上的情况会怎样啊!”朝臣们说,而且不再像两天前那样赞扬库图佐夫,他们谴责他成了皇上不安之源。瓦西里公爵在这天已不再称赞他所赏识的库图佐夫,而当人们谈起总司令时,只保持沉默。不仅如此,当天傍晚,仿佛有意要使彼得堡居民惊慌不安似的事情都凑到一块儿了:又有一条可怕的消息来赶热闹。海伦·别祖霍娃伯爵夫人突然死于人们曾经那么饶有兴趣地谈论过的可怕的病症。在稠人广众的交际场所,大家都一本正经地说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死于可怕的心绞痛发作,但在亲密的圈子里,人们却详尽地



谈到那个西班牙皇后的私人医生，说他给海伦开了剂量不大作用不详的某种药物；但是海伦受到老伯爵猜疑，她丈夫（那个倒霉的浪荡的皮埃尔）不给她回信，因此十分痛苦，她忽然大剂量地服用了开给她的那种药，在人们起来抢救之前便痛苦地死去了。他们说，瓦西里公爵和老伯爵本想追究那个意大利人，但是意大利人拿出几封不幸的死者的手札，他们当即放过了他。

众人的谈话集中在三大令人悲哀的事情上：皇上不明战况，库泰索夫阵亡和海伦之死。

在收到库图佐夫报告的第三天，莫斯科一位乡绅抵达彼得堡，于是，全城传遍了莫斯科拱手让给法国人的消息。这太可怕了！皇上的处境会怎么样啊！库图佐夫是叛徒，而瓦西里公爵在接受宾客对他女儿亡故进行的吊问时，讲起先前受他赞扬的库图佐夫（应该原谅他在悲痛中忘掉了他先前说过的话）时说，不可能向一个瞎眼浪荡的老头子指望别的什么。

“我只有感到吃惊，怎么可以把俄国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个人。”

当这消息仍属非官方正式消息时，还可以对它存疑，但在下一天，送来了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如下报告：

“库图佐夫公爵的副官给我带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我派警官把军队引领到梁赞大路。他声称他遗憾地放弃了莫斯科。陛下！库图佐夫的行动决定了古都和您的帝国的命运。一旦听到俄国伟大事物集中之地、您的先人遗骨埋葬之地——那座城市失守，俄国定将为之战栗。我去追随军队。我已运走一切，我惟有恸哭我祖国的命运。”

收到这封急报，皇上派沃尔孔斯基公爵将下列诏书带交库图佐夫：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公爵！从八月二十九日起，我就不曾接到您的任何报告。但在九月一日，我收到莫斯科总督自雅罗斯拉夫尔送来一则可悲的讯息，说您已决定率领军队放弃莫斯科。



您自己可以想象这一消息对我产生怎样的影响，而您的沉默加深了我们惊愕。我派侍从将军沃尔孔斯基公爵送去此份诏书，向您听取军队的情况和促使您采取如此可悲决定的理由。”

3

放弃莫斯科九天之后，库图佐夫派出的信使携带放弃莫斯科的正式报告来到彼得堡。信使是法国人米绍，不懂俄语，但他

虽是外国人，心灵深处却是俄国人，他是这样评说自己的。

皇上立刻在石岛皇宫中的书斋接见了信使。米绍在战事发生之前从未亲眼看到莫斯科，也不懂俄语，在他带着莫斯科大火的消息，火光照亮了他的旅途，觐见我们最仁慈的君主时，——如他所描述——，他自己仍然十分感动。

虽然米绍先生的悲伤与俄国人的悲伤本来不是出于同一的根源，但当他被引进皇上的书斋时，他带着一付悲戚的面容，皇上立即向他发问：

“您带给我怎样的消息？坏消息吗？上校？”“很坏的消息呢，陛下，放弃了莫斯科，”米绍回答，叹着气垂下眼睛，“难道是不战而让出我的古都？”皇上勃然大怒，话说得很快。

米绍恭敬地禀报了库图佐夫的命令他转达的内容，即：在莫斯科城下作战是不可能的，因为二者必择其一，或则损失军队又损失莫斯科，或则只损失莫斯科，陆军元帅应该选择后者。

皇上两眼不看米绍，默默地听完他的禀报。

“敌人进城了吗？”皇上问道。“是的，陛下，此刻莫斯科已化为灰烬。我离开它时，大火舌噬着它。”米绍果断地说；但他朝皇上看了一眼之后，为他自己的举措吓坏了。皇上开始急促而沉重的呼吸，他的下嘴唇在抖动，美丽的蓝眼睛顿时被泪水湿润了。



但这只持续了一分钟。皇上突然皱紧眉头，仿佛责备自己的懦弱。他抬起头来用坚定的语气对米绍说：

“上校，我从所发生的一切看出，”他说，“上帝要我们付出重大牺牲……我准备服从他的意旨；但请告诉我，米绍，军队既不战而退出我的古都，那现在军队的情形又怎样呢？您有没有注意到士气的低落？……”

米绍看到自己的最仁慈的君主平静下来，他也平静下来，但是并未准备好即刻回答皇上要求他正面回答的实质性问题。

“陛下，您允许我照一个忠实军人的本分那样坦白地说话吗？”他为了赢得时间才这样说。

“上校，我一贯这样要求。”皇上说，什么也别隐瞒，我一定要知道全部真相。”“陛下！”米绍嘴角上露出含蓄的几乎不易察觉的微笑说，终于准备好一句轻松的恭敬的俏皮话来回答他。“我离开队伍时，从各长官到每一士兵，毫不例外地都陷入深深的绝望的恐怖中……”

“怎么会那样？”皇上威严地皱起眉头，打断他的话。“难道我的俄国人会失在失败面前灰心丧气……绝不可能！……”米绍专等这个机会来插进他的俏皮话。

“陛下，”他带着恭敬而快活的神态说，“他们只怕陛下凭一片善心与敌方缔结和约呢，”这位俄国人民的全权代表说，“他们急于重新投入战斗用牺牲他们的性命来对陛下表明他们是多么忠诚……”“噢！”皇上大感安慰，他眼里闪着柔和的光芒，拍拍米绍的肩膀说。“您使我放下了心了，上校。”

皇上低下头，沉默了片刻。

“那么好啦，回军队去吧。”他伸直整个身子，打着温和而尊严的手势对米绍说。“在您所到之外，请告诉我们的勇士，告诉我的全体臣民，如果到了我连一个战士也不剩下的地步，我将亲自率领可爱的贵族和善良的农夫，不惜用尽我国的最后资源投入战斗。这些资源比我的敌人所想象的还要多。”皇上越来越兴奋地说。“但



是，万一命运注定，”他抬起他那俊秀的温和的闪烁着激情的光辉的眼睛望着天空说道，我这一朝将中止在我祖先的宝座上继续执政，那么，在用尽我手中的资源以后，我宁愿让我的胡子长到这里（皇帝用手在胸口比了比），去同我的农民一道吃同样的土豆，也绝不签署有辱我的祖国和我亲爱的人民的和约，我知道如何珍惜他们的牺牲！”皇上用激动的嗓音说完这些话后突然转过身去，像是要米绍看不见他那涌出眼眶的泪水，朝书斋深处走去。在那里停了几秒钟后，他大步走向米绍身旁，用有力的动作按住他的下臂。皇上那张俊秀的和霭的脸涨得通红、眼里射出意志坚定的愤怒的光芒。

“米绍上校，别忘了我在这里说的话；也许，将来我们会愉快地回忆起这些话……有拿破仑就没有我……”皇帝用手按着胸口说。“我们两人不能同时执政。我现在认清他了，而他再也骗不了我啦……”于是，皇上皱起眉头沉默下来。米绍听到这番话，看到皇上眼里流露的坚定的表情，他虽是外国人，但心里深处是俄国人，感到自己在这庄严的时刻，被听到的一切激起一阵狂喜，对此极为赞赏。”（如他后来所说），他用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即是俄国人民的感情，他认为他是俄国人民的全权代表。

皇上御头一偏，让米绍走了。

4

在俄国一半国土被占领，莫斯科居民逃往边远省份，各地民团相继起来保卫祖国的时候，我们这些并非生长于那一时代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设想，全体俄国民众，从大人到小孩，都一心想牺牲自己、拯救祖国、或痛哭祖国的沦陷。关于那一时代的故事和记载莫能例外地只讲讲牺牲精神，爱国热情，失望，痛苦，和英勇行为。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事情照我们看来之所以是那个样子,仅由于我们从已发生的事情当中,看到的只是对那一时代总的历史兴趣,而未看到所有人们具有的个人的兴趣。然而实际上呢,那些属于个人眼前的兴趣大大超过共同的兴趣,以至有时感觉不到(甚至毫不察觉)共同的兴趣。那时的大多数民众,丝毫不注意历史的总的进程,只以每个人眼前的个人兴趣为准则。而这些民众正是那一时代最有用的活动家们。

那些试图理解天下大势所趋,并想以自我牺牲和英勇作战行为去参与天下大事的人们,是社会中最无用的成员;他们看到的一切是颠倒的,他们为公益所做的一切到头来都是无益的胡闹,就像皮埃尔兵团和马莫诺夫兵团抢劫俄国的农村,后方太太小姐撕布抽纱卷成的棉线团永远到不了伤员那里等等。甚至爱卖弄聪明、表露感情的人,一议论俄国局势时,也会不自觉地言谈中带有虚伪和撒谎的痕迹,或者无益于事地指责和痛恨某些不能任其咎的人们。在历史事件中,最明显不过的是禁止偷尝智慧之果。只有无心插柳,方能带来一片绿荫,而在历史事件中扮演主角的人,永远不能明了个中的涵义。如果他试图去理解,他会遭到劳而无功的失败。

与这时在俄国发生的事件愈是密切有关的人,便愈难察觉其意义。在彼得堡和远离莫斯科的一些省份,妇女和穿义勇军制服的男人为俄国及其古都而哭泣,声称不惜牺牲等等;但在放弃了莫斯科的军队里面,则几乎没有人谈论,也没有人思念莫斯科,而在望着它那一片大火时,谁也不起誓向法国人复仇,却想着下一句的军饷,下一个宿誓地,随军女商贩玛特廖什卡诸如此类的事情……

尼古拉·罗斯托夫并未抱定自我牺牲的宗旨,由于在服役期间碰上战争,便持续地自愿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此,他对俄国当时的情况不感到失望,没有忧郁的思想。如果有人问起他对俄国此时势的看法,他会说他没有什么可考虑的,考虑这些事的有库图佐夫和其他人,而他说,正在补足团的编制,看样子仗还要打很久,照



目前的样子下去,再有一两年让他带上一个团是不足为怪的。

正因为他如此看问题,他在得知奉派去沃罗涅日为他的那一师补充军马时,他不但不为不能参加临近的战斗而感到难过,而且非常高兴,他对此并不掩饰,他的同事也充分了解他这种心情。

在波罗底诺战役前几天,尼古拉领到经费和文件,派出一个骠骑兵先行,嗣后他乘驿马到沃罗涅日去了。

一个人只有一连数月不断地处于军旅和战斗生活气氛中,方能体会到尼古拉此时所享受的那种欢乐:他从部队筹集粮秣,运送军粮和设置野战医院的那一地区脱身出来;他现在看见的不再是士兵、大车和污秽的军营,而是农夫农妇的乡村,乡绅的住宅,放牧畜群的田野,驿站和酣然入睡的驿站长,他就像第一次看到这一切情形那样高兴。特别使他长久地惊讶和愉快的是,他见到的女人们年轻而健康,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不是被十来个军官追求的,她们都以这个过路军官与她们调笑而感到高兴和得宠。

心情极为愉快的尼古拉于晚间抵达沃罗涅日一家旅馆,要了一顿他在部队很久没有供应的东西,第二天脸刮得干干净净,穿上久未穿着的检阅服装,去见各首长。

民团长官是文职将军,一个老头子,显然很得意于自己的军阶和官职。他生气地(以为这是军人本色)接见了尼古拉,意味深长地盘问了尼古拉,好似他有权这样做又以为是在审议大局。尼古拉很高兴,只觉得这使他很开心。

他从民团长官那里直接去见省长,省长是一位矮小而活跃的人,十分温良和纯朴。他告诉尼古拉一些可以搞到马匹的养马场,介绍他去找一位城里的马贩子和离城二十俄里的一位地主(他们都有良种马),并允诺尽力协助。

“您是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伯爵的公子?我妻子同您的妈妈很要好的呢。每逢星期四我家有聚会;今天就是星期四,请不拘礼节地前来赏光。”省长和他告辞时说。

一离开省长那里,尼古拉随即雇了一辆驿车,带上司务长乘车



直奔二十俄里外的地主养马场。当这初来乍到沃罗涅日的这段时间，尼古拉是轻松愉快的，一个人心情好时，一切都称心如意。

尼古拉要去找的那位地主是一个老单身汉，当过骑兵，又是养马内行和猎手，他有一间吸烟室，窖藏百年果酒和匈牙利葡萄酒，拥有稀有品种的马匹。

尼古拉三言两语就以六千卢布买下十七匹精选（如他所说）的种马，作为补充马匹的样品。罗斯托夫吃过午饭、又稍微留了点匈牙利葡萄酒以后，同那个在已用“你”来称呼的地主亲吻告别。一路上怀着愉快的心情不停地催促车夫，急驰回城，以便赶赴省长家的晚会。

尼古拉换过衣服，洒上香水，用冷水淋洗过脑袋，他虽然迟到一点，但却想好了一句现成的托辞：迟到比不到好，来到省长家。

这不是舞会，也没说过要跳舞；但大家都知道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将在翼琴上演奏华尔兹和苏格兰舞曲，会有人跳舞，预料到这点，所以大家都照赴舞会的样子来了。

一八一二年，外省生活仍一如往常，区别仅在于，城里随着许多殷实富户从莫斯科到来就更为热闹；并且，在俄国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么，可以察觉到某种不受拘束的特殊作风——什么都毫不在乎，一切都大而化之；再就是，人们之间不可避免的闲谈，先前是围绕天气和共同的熟人，现在则转向莫斯科、军队、和拿破仑。

聚会会在省长家的人们，是沃罗涅日的精华社会。

那里有许多太太小姐，也有几个尼古拉的莫斯科的相识；但是，能同佩戴圣乔治勋章的骑士、骠骑兵、采购马匹的军官、性格好、教养也好的罗斯托夫伯爵相匹敌的男人，却一个也没有。在男人们中间，有一个被俘的意大利人，是法军的军官，尼古拉因而觉得，这位俘虏的在场更提高了他作为俄国英雄的地位。那个意大利人宛如一种战利品。尼古拉有此感觉，同时在他看来，人人也都是这样看待那个意大利人，所以，尼古拉以尊严和矜持的态度照顾着他。

身着骠骑兵制服，周身散发出香水和酒的气味的尼古拉，一走



进来便说了一句，并且也听到别人对他说了几遍“迟到比不到好，”之后便被包围起来；所有的目光都朝向他，使他立即感受到他已进入他在那一省的适当地位——那向来愉快的，如今又在经过长期困苦生活之后陶醉于满足之中的，众人宠爱的地位。不仅在驿站、旅馆和那地主的吸烟室里有贪图他垂照的女仆；而且在这里，在省长的晚会上，也有（尼古拉觉得是那样）数不清的年轻女士和姣好的姑娘急不可耐地等着尼古拉的青睐。女士和姑娘们同他调情，老年人从见到他的第一天起，便张罗着使这位骠骑兵青年浪子完婚和安家立业，使他变得稳重起来，这些人中，便有省长夫人本身，她把罗斯托夫当成自己的近亲，用“尼古拉”和“你”称呼他。（尼古拉用的是法语 Nicolas）

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果然弹起华尔兹和苏格兰舞曲，跳舞也就开始了，尼古拉在跳舞中的灵活，更使这个外省社会着迷。他那独特不拘的舞姿甚至使大家吃惊。尼古拉本人对自己这天晚上的舞风也有些惊讶。他在莫斯科从未这样跳过舞，他甚至认为这样过于随便的姿势是无礼的，是坏样子；但在这里，他感到必须用一种非同寻常的花样使本地人士吓一大跳，即是一种在新老首都被他们视为寻常的，而在他们外省还未见识过的东西。

整个晚上，尼古拉最为注意的是一位碧眼、身段丰满、俊俏的金发女人，一位省里官员的妻子。怀着无边欢乐的年轻人以为别人的太太都是为他们天造地设的这种天真的信念，罗斯托夫没有离开过那位夫人，并且友好地、有点默契地应酬她的丈夫，好像他们虽不言明，但心里知道，他们情投意合，是多么美妙的一对，他们即是尼古拉和这位丈夫的妻子。但是，丈夫似乎无此看法，而是忧郁地尽量应付罗斯托夫。但是尼古拉的善良和天真则无边无际，使得丈夫有时不知不觉地受到他愉快心情的感染。不过，在晚会临近结束时，随着妻子的脸色愈来愈红润，愈来愈兴奋，丈夫的脸孔却愈来愈阴沉，愈来愈严峻，仿佛两人共享一份欢乐，妻子身上增加一些，丈夫身上便减少下来。



5

尼古拉脸上挂着永不消逝的微笑,微微弯腰坐在扶手椅里,俯身接近金发女人,对她讲一些神话般的恭维话。

尼古拉机敏地变换着穿笔挺马裤的双脚的位置,身上散发出香水气味,欣赏着面前的女士,欣赏着自己和自己那穿着挺刮刮的马靴的两只脚的轮廓,他告诉她他想在沃罗涅日干什么:拐走一位女士。

“什么样子的?”

“迷人的,女神般的。她的眼睛(尼古拉看一眼对话者)是蔚蓝色的,嘴像红珊瑚,雪白的雪白的……”他看着那肩膀,“身段像狄安娜的……”

丈夫走过来阴沉地问妻子在谈什么。

“噢!尼基塔·伊凡内奇,”尼古拉恭敬地站起来说,然后,好像希望尼基塔·伊凡内奇也和他一起开玩笑似的,并且把自己要拐走一位金发女人的打算告诉他。

丈夫忧郁地微笑,妻子笑得开心。和蔼的省长夫人带着不以为然的神色向他们走来。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想见你,”她说,那说出这个名字的声调,使罗斯托夫顿时明白,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是一位重要的贵妇。“我们走吧。是你让我这样称呼你的吧?”

“呵,是的,伯母。她是谁呢?”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马利温采娃。她从她外甥女处听说你救了她的命……你猜得中吗?……”

“我搭救过她们很多人呢!”尼古拉说。

“她的外甥女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小姐。她在这里,在沃罗涅



日,同姨妈一起住。哎哟,瞧你脸红的!难道,是不是?……”

“没想到,别乱猜。”

“噢,好,好。呵!你真是的!”

省长夫人把他领到一个高大富态的老太太跟前,她戴一顶蓝色直筒帽,刚刚结束同城里最有头面的人物牌局的一个牌局。这便是马利温采娃,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姨妈,一个无儿无女的富孀,一直定居在沃罗涅日的。她正站着算牌帐,罗斯托夫走到她跟前。她严厉地傲慢地眯缝眼睛看了他一眼,并且继续骂那个赢了她钱的将军。

“很高兴见到你,我亲爱的,”她说,并把手伸给他,“请到舍下看我。”

这位自尊的老太太谈了几句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她的亡父(马利温采娃显然不喜欢他),又询问一番尼古拉熟识的安德烈公爵(他显然也没有博得她的欢心)的情况,说了几遍邀他过府访问,然后就让他走了。

当尼古拉向马利温采娃鞠躬告退时,答应她前去拜访,又涨红了脸。

一提起玛丽亚公爵小姐,尼古拉就体验到一种连他本人也不可名状的羞赧的,甚至害怕的感觉。

离开马利温采娃,罗斯托夫本想再回去跳舞,但是娇小的省长夫人把她丰腴的手放到尼古拉衣袖上,说要同他谈谈,便带他走进起居室,里面的人马上退出,以免妨碍省长夫人。

“知道吗?我亲爱的,”省长夫人娇小而和蔼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说,“她配你真是相宜的一对呢;想不想,我给你保媒?”

“谁呀?”尼古拉问。

“我这是给公爵小姐提亲。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说莉莉,而我的意见是,不,应该是公爵小姐。愿意吗?我相信你妈咪会感谢我。真的,多好的姑娘,多有魅力!她一点也不丑。”

“一点也不,”尼古拉像是受了委屈似的说。“我,像军人的本